

语言学 论文集

第五辑

主编：钱冠雄 谢宗元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语言学论文集

(第五辑)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语言文化研究所选编

主编 钱冠连 谢栋元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论文集/钱冠连, 谢栋元主编.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8. 4

ISBN 7-5623-1277-X

I. 语…

II. ①钱…②谢…

III. 语言学; 论文-选集

IV. H0-06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五山 邮编 510641)

责任编辑 周 山 黄 敏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华南理工大学印刷厂印装

*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 295千

印数: 1—600册

定价: 20.00元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com

瓦鸣釜响也有声

——鸟瞰本集

这本文集，自知不是玉磬击明堂，朱瑟奏雅室，咱们就权当她是瓦鸣釜响如何？

读者不妨一览，未必不会有所获。仅举几例：

郑立华先生提供了好些有趣的资料，说明跨文化交际中的社交距离的不同意义。这是立体地观察语言交际。

戚义言先生认为，“萨-沃假设‘语言强有力地规范了我们的思想’迄今为止未曾受到致命的挑战。否定这个假设的回答必须是针锋相对的证伪实验。有些人言谈话语之中顺手捎带地将这一假设断为不正确甚或为唯心论，不知是否有证据？要做实验：要么证伪，要么证实。”

徐真华先生先后在京沪一些高校图书馆查阅过一些研究生有关外国语言学的学位论文。令他吃惊的是，那些洋洋万言的大块文章甚少被人借阅，有的封尘十余载而无人问津。这使他产生了好些疑问。另外，他说他信奉学术上的宽容原则，并指出：“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任何用某一种思想观念或某一派学术理论为标准，去衡量

其他人、其他学说的企图都有导至文化专制主义的危险。”编者以为这些观点，是有道理的。

从连贯的角度谈翻译，是一个触及不多的话题。从连贯的角度研究翻译具有较强的语义解释力。但遗憾的是，这一具有重要价值的课题被置于了不应有的地位。（见王东风：《语篇连贯与翻译》）

小语种的文章不可小视。所谓“小语种”却也重要。谢联发先生认为，日语中主题句、省略句到处被使用，被动句式使用也很多，原因就在“耻辱型”文化。这一分析很有趣。马联昌先生的“美洲西班牙语述略”，李德祥先生的“近年俄语中的社会方言浅议”，王红英所作“俄语近十年来外借词面面观”，郎维忠所作“浅谈法语中的秘密语”，等等，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材料，对理论、对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读之必有所获。

瓦鸣釜响也是一种声音。我们的奉献不算美酒，只算醇醪小饮。请君一啜，或可有香。

编者 1997.10.29

社交距离与跨文化交际

郑立华

时间与空间的文化性及其交际功能早在 50 年代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意。美国人类学家 E. T. Hall 堪称这一方面研究的先驱者。1959 年他出版了题为《无声的语言》一书，首次向人们揭示人类与时空的关系，用大量有趣的例子说明分属不同文化的人时空观不一样，组织时空、使用时空的方式也千差万异，并指出：作为“无声的语言”的时间与空间，不仅传递交际信息，而且支配我们的行为。1969 年，Hall 又出版了题为《隐秘的一面》一书，把空间作为社会与文化的产物来研究。他认为，文化直接影响人们对空间的感知与使用。他区分出三种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具有交际意义的空间：固定性空间、半固定性空间与无定形空间。固定性空间是指结构固定和功能固定的空间，如在家里，一家人一般不会跑到卧房里吃饭，书架一般不会摆放在浴室的墙上；半固定性空间是指摆设可移动、功能可变的空间，这些摆设可包括家具、花盆、图画等；无定形空间指的是紧紧环绕我们身体四周，随我们移动而移动的空间。无定形空间像是包围我们的“大气泡”，又像是笼罩我们的光晕；虽然没有看得见的界线，而且游离不定，但我们每个人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它的存在，把它视为自己的领域。一旦有人介入，就会引起我们的反感，甚至恼怒。这个伴随

个人的领域或空间范围圈也常被西方学者称之为“个人空间”。从交际的角度看，“个人空间”最具“可操作性”，因为固定性空间与半固定性空间虽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我们的价值观、审美观以及个性和爱好等，但在面对面的交际中，我们却难以即时摆弄这两种空间使之传递某种信息。只有“个人空间”才可随时随地被利用，其功能尤如眼神、手势等非言语符号。“个人空间”在面对面的交际中是由社交距离来实现的。本文将围绕跨文化交际中“个人空间”及社交距离对人际关系产生的种种影响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文化与社交距离

1. “个人空间”的文化性

很多文化接触中出现的误会以至冲突，都是由于“个人空间”概念不同，以及相联系的行为规范相左引起的。然而，这一点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而倾向于把差异引起的不愉快归咎于对方的荒诞、无教养以及人品低劣。这是因为，空间概念是文化深层结构的一部分。长期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往往是“身在庐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对本文化的人怎样认识空间和使用空间，并没有很清楚的意识，常常以为人类在空间活动的方式应是一样的，就像是人都得吃饭、睡觉一样。其实，我们对空间的认识不是与生俱有的，而是在社会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渐习得的。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学习掌握了千千万万个空间符号及其在特定情景下的特定意义，并学会根据不同的环境，在自己的身体四周营造一个使自己感到“舒服自在”的“个人空间”。分属不同文化的人，成长的社会环境不一样，头脑中建立起来的关于空间的概念显然会有差别，各自感到“舒服自在”的空间范围圈的大小自然也不会一致。在法国留学期间，笔者有一个深刻的体验：同班同

学中，有法国人，也有其他民族的人，与法国人交谈一般没有什么问题，但非洲同学给人的感觉就不同，他们常常靠得很近，加之人高马大，像一堵墙似的立在你的前面，使你不由产生受到某种威胁的感觉。阿拉伯人更甚，他们不仅靠得很近，而且把呼吸的气息大口大口地往你脸上送，使人感到很不舒服。后来，笔者了解到，阿拉伯人很重视气味的交际。他们认为，是朋友就应该分享对方的气味，自己能进入对方的气味圈，或把对方纳入自己的气味圈，是十分友好的表示。可见，两个文化的价值观念与空间观念有着直接的联系。

2. 影响社交距离的文化因素

社交距离指的是社交场合中人与人之间身体之间所保持的间隔，它是个人空间在面对面交际中的具体表现。Hall 创造了一个研究社交距离的术语——近体学 (proxemics)。他区分四种具有交际含义的社交距离，每种又都可细分为近远两种模式^①：

亲密距离

近式亲密距离的间隔约在 0~15 厘米之间。这时两个身体的肌肉与皮肤高度接触，这是一种性爱活动的距离。远式亲密距离的间隔约在 15~40 厘米之间。这时双方仍可感受到对方呼吸的热气与味道。这个距离同样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适于爱抚或密谈。拥抱爱人、双亲、孩子或近亲，一般在这个距离内进行。

亲近距离

近式亲近距离约在 40~75 厘米之间。这是亲密朋友交谈时相互保持的间隔。在公共场合，夫妻之间走路、说话，一般也使用这一距离。这个距离给人一种关系密切的感觉。远式亲近距离约在 75~120 厘米之间。这是一般轻松的社交场合，如鸡尾酒会、办

^① HALL E. T. *La dimension caché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1, P. 147~157

公室同事或朋友之间聚会时彼此保持的距离间隔。这是一种友好的但没有私交性质的距离。

社交距离

社交距离反映出来的是一种正规而又适当疏远的人际关系。近式社交距离约在 1.2~2 米之间。这是彼此没有什么人情关系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距离。如贸易谈判伙伴或在一起工作的人，一般使用这种距离。远式社交距离约在 2~3.5 米之间。这时，双方关系更加正规化。在重要人物的办公室，宽大的办公桌把来访者隔开的往往就是这种距离。在这种距离，双方可以站在一起而不必讲话。如一个公司的接待员，假如与来访者处在 3 米之内的距离，她就觉得非跟对方交谈不可，但如果双方的距离超过 3 米，她便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对方搁在一边去处理自己的事务。

公共距离

从亲密距离和社交距离转向公共距离，交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虽然人们彼此都多少感到他们处在同一社交场合内，但已经不是一种面对面的交际；也就是说，参加者没有责任一定要说话，也没有责任一定要与讲话人目光接触或边听边点头。他甚至可以走开而不致被认为无礼。近式公共距离约在 3.5~7.5 米之间。这是一种一般公共场所（如公共汽车站、商店等）或小型正规场合的距离，如有语言交际，说话的人不仅声音要抬高，而且要使用较文雅的词汇和句子。远式公共距离多在 7.5 米以上。这是一种与官方或大型场合的社交距离。如重要官员在公共场合与群众拉开的距离，一般都在 9 米以上。在这个距离交际（如演说或演戏），说话人要用身势或手势辅助，不仅声音要高，而且讲话节奏要慢，吐字要清楚，在语言形式上则需更加正规化。

由上述可见，每一种距离都与一定的社交活动、一定的人际关系相联系。可以说，这四种距离在各个文化都存在，因为划分领域，调节与同类的距离，是人类以至所有动物的本能需要。然

而，文化不同，社交距离的划分方式可能会很不一样。一个距离，在一个文化里是“亲密距离”，在另一个文化里也许被认为是“亲近距离”甚至是“社交距离”。所以，同样一个距离，在不同文化里可能被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这种差别表现在跨文化交际中，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不断碎步往后退，另一个人则碎步进逼。结果两个人可能会兜起圈子来。前者后退，是因为双方距离太近，他感到个人空间受到侵犯；后者进逼，是因为按照他的空间观念，两人之间的间隔太大，他感到不舒服。直接的后果是，前者觉得对方冒失无礼，后者则感到被冷落拒绝。下面援引刚到美国讲学的日本教授的自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①：

“我上完了第一次课，准备离开课室。这时，一个美国女学生叫住了我，向我走来。她个子比我高，给人一种巍巍然的感觉。我还在打量她，她已经走到我跟前，离得那么近，以至于我觉得一抬手就会碰到她。这是我的第一堂课，我对效果如何，一点把握也没有。所以，尽管她脸上没有怒气，但我心里还是嘀咕：她是不是要来说我哪里讲得不对的。看她的表情好像又不是这个意思。但她逼得那样近，以至于我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没想到她又靠近了一步。看到这个高塔般的女孩子又逼近我，我又退了一步。这下黑板就在我的背后，我无路可退了。我感到很不自在，于是强笑了一下……她毫不犹豫地又向我移近一步，并说她有个问题要问问我……她使我很尴尬，因为我们之间的间隔比日本人男女之间一般应保持的距离要小得多。”

有些学者根据一个文化交际时双方保持的距离大小，区分“高接触文化”和“低接触文化”。^②那么，哪些文化属于“高接触

① KERBRAT-ORECCHIONIC. *Les interactions verbales* (tome III). Paris: A. Colin, 1994, p. 19

② GUDYKUNST W. B. & TING-TOOMEYS. *Culture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8, p. 124

文化”，哪些文化又属于“抵接触文化”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好下断论，因为事物都是相对的。与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相比，法国人的“个人空间”较大；但与美国人相比，法国人的“个人空间”就显得小了。德国人所需的“个人空间”则比美国人的还要大些。而且，即使同属一个文化，人与人之间因年龄、性别、性格等因素也有差别。所以，文化间“个人空间”的差别只是一个程度不同或倾向性不同的问题。

3. 影响社交距离的社会因素

其实，在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中，文化并非决定“个人空间”大小的唯一因素。情景与交际者双方的关系等社会因素也无不产生影响。在诸如舞会、鸡尾酒会等较随便、友谊气氛较浓的场合，人们会比在正式场合靠得近些，尤其朋友要比陌生人靠得近些。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社会因素如何影响“个人空间”，这里面也有个文化问题。就拿情境来说吧，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人需要更大的“个人空间”，各文化是不一样的。夏纪梅主编的《英语交际常识》一书里，有这么一个例子：一个中国姑娘与一个英国男子结了婚，尽管两个人都注意尊重对方的文化习惯，但仍发现自己有无法理解对方的时候。这种情况在病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妻子生病时抱怨丈夫：“我病倒在床上，你怎么老躲着我似的？”丈夫生病时也有自己的牢骚：“你能不能少到我的床边？来来回回问这问那的，我怎么休息？”^① 这里就涉及到个人空间的变化问题。中国人生病时需要亲友接近、关心和安慰，给予精神上的支持。他这时觉得自己是个弱者，“个人空间”缩小了。西方人则认为病人必须好好休息。为了避免干扰，他需要一个比平时更大的“个人空间”。又如场合，一般来说，在拥挤的公共汽车里，你和一个陌

^① 夏纪梅（主编）.《英语交际常识》.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 [·72]

生的女孩子紧靠在一起，她不会有意见，但如果汽车里很空旷，而你又这样去凑近她，她非狠狠地瞪你一眼然后走开不可。因为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公共场合，地方宽阔，陌生人之间距离就应该拉开一些，人多了靠拢是不得已而为之。人们的聚集方式一般是从远到近，由疏渐密。但不是每个文化都持这种观念的。在法国公共汽车总站的车上等开车，你可发现，阿拉伯人上车时，经常不去占远处的空位置，却偏偏要坐在你隔壁的座位上。因为他们在公共场合的集合方式是由一点向外逐渐散开的。而且，在他们看来，既然是公共场合，那么，每个位置都是“公共的”，谁都可以坐，为什么你身边的就不能坐呢？再看看人际关系的情况：一般来说，熟人要比陌生人靠得近，这一点几乎所有文化都是相通的，但是，距离相差多少，各文化却是不同的。很多西方人都有这种感觉：初与中国人接触，中国人显得很冷漠，使人难以接近，但一旦双方熟了，中国人又往往不拘礼节，如拍肩膀、搂脖子、肩并肩，使人感到私人领域受到侵犯。这是因为，中国人有“内外有别”的观念，对不熟悉的人拉开较大的距离，对熟人、朋友则强调亲近，不分你我。西方人强调个体的独立，即使是好朋友，也要保持一段距离，不致给人产生溶为一体的感觉；也就是说，陌生人之间的距离，中国人大于西方人，而熟人之间的距离，中国人又小于西方人。

二、人际关系与社交距离

1. 作为交际手段的社交距离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看到，人们往往根据人际关系的亲疏来调节社交距离，而社交距离反过来又能表达人际关系的亲疏。于是，社交距离成了一种交际的手段。一定的社交距离传递一定的

关于人际关系的社会意义。然而，社交距离如何掌握，如何调节人际关系，各文化各有自己不成文的规则并由此形成的社会期待。同样的一个距离（如 50 厘米），一种文化的人也许用来表达一般的朋友关系，另一种文化的人则有可能用来表达一种亲昵的关系。反过来，为了表达同样的一种人际关系，不同的文化可能会使用不同的距离。例如，在中国，遇到朋友或熟人的小孩，为了表示对小孩的喜爱，我们除了赞扬外，还喜欢走近小孩，摸摸他的头发、脸、肩膀或下巴，甚至拍拍屁股，揪揪耳朵。在法国时，笔者有一位朋友，在餐馆吃饭时，见到一个很可爱的 4 岁左右的法国金发小姑娘，于是伸手去摸她的头发，被她的父母当场严肃地制止，弄得这位朋友很尴尬。在西方，陌生人进入小孩的“亲密距离”圈，对其动手动脚，被认为是一种“侵犯人身”的举止，若摸稍大一点小女孩的头发，还有可能被视为一种“性侵犯”。所以，一些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的小孩，碰到来作客的中国朋友朝他们走来，会大声嚷“不”，然后走开，因为他们受不了中国人的摸头摸脸。但外国人也有使中国人难以接受的习惯，记得有一次笔者在中国陪一个法国旅游团乘大巴游大半个中国。同行的还有一位旅行社的女导游。一路上，女导游对法国朋友热情友好，照顾周到。旅游结束分别时，法国人男的女的，个个跑过来要与女导游亲脸，羞的她满脸通红，不知所措。因为这种男女之间近距离的接触，而且脸贴脸，在中国人脑海里，是与男女之情联系在一起。然而这种贴脸礼在法国却很平常。异性的或同是女性的亲戚朋友相见或分手时都脸颊对脸颊，两边各亲一下或两下。这是表达友好的一种礼节，丝毫没有性爱的成分。我们在法国时间长了，就渐渐习惯法国人的这种礼节。但偶尔看到一些较西化的中国女孩子与中国人之间也行贴脸礼，我们仍然会感到很别扭，因为这毕竟有悖中国人的习惯。笔者在法国时与一些法国朋友行的是贴脸礼，但后来在中国再见面时，就只能伸手与她们握手了，可

见传统习惯与文化环境的力量。

2. 反映人际关系的社交距离

作为交际手段的社交距离与人际关系之间有一种“决定”与“反映”的关系；也就是说，一定的人际关系决定一定的社交距离；反过来，一定的社交距离又反映一定的人际关系。例如，我们多次看到两个男女青年在一起，而且靠得很近，我们就会想，他们两人的关系可能不一般。然而，由于文化的原因，同一个社交距离，在分属不同文化的人的脑海里，不一定得出同样的反映，因为我们是戴着文化的“眼镜”看这个世界的。举个很平常的例子：在中国大学校园里，看到两个女同学手挽着手地走，中国人会得出“她俩是好朋友”的结论。而初到中国的外籍教师看到这一现象，大都很惊讶，因为他们想到的是“同性恋”。据说越战期间，有些美国士兵拒绝与南越士兵并肩作战，因为他们看到南越士兵之间经常搭肩搂背，以为他们都是同性恋者。又如，在路上看到一对青年男女走在一起，怎样判断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眼光，假如两个人挨得很近，甚至有些亲昵的动作（如手拉手），我们可以断定，他们既非一般的朋友或同事，也非夫妻，而是恋人。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夫妻在公共场合的表现要正规严肃，不能太亲热。所以，夫妻走在一起，一般距离拉得比较开，往往女的比男的稍后一点，而且两个人脸上是一本正经的表情，好像互不理睬似的。如果两人是一般的朋友或同事关系，那么，距离也拉得比较开（比同性的朋友或同事距离要开），但两人一般是并排而行，而且表情热烈，有说有笑，而不能默默地走着。如果让美国人来猜一对中国男女的关系可能会比较难，因为他们赖以判断的标准不一样。美国人是用距离来向外人阐明关系的，两人有爱情关系的（恋人也好，夫妻也好），就靠得很近，可以手挽着手，头靠着肩，甚至搂着走，给外界一种

“合为一体”的感觉；是一般关系的，则离得较远，且举止正规，不能有像法国人那样拥抱的亲热表示。所以，中国人看到美国夫妻在公共场合的亲热劲会感到很肉麻，美国人也很难理解中国人夫妻之间在人前为什么常常互相贬低或数落。

3. 社交距离与人际关系调节

既然如上所述，人际关系决定社交距离的使用，那么一定的人际关系也就构成了使用社交距离的先决条件。不具备某种条件而又采用某种行为会被认为怪异，甚至会受到谴责。但是，人是活的，他对客观世界的反应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机械的条件反射。在面对面的交际中，人们常常可以通过对社交距离的调节，来影射某种尚不存在的人际关系，以达到建立这种关系的目的。例如，“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为了勾引武松，在吃饭时，挨近武松身边，使用了一种与叔嫂关系不相称而适于夫妻关系的距离，还要武松喝她的酒杯。同喝一个杯子也是夫妻之间才可以的。她的行为遭到武松的痛斥。在社会生活中，用社交距离来调节人际关系的策略很常见。例如，当一个有一定地位的人在场时，我们会坐得离他远一些，使彼此间空出较大的距离，以示尊重，尽管他的地位并不给他这么大空间的权利。又如，在课堂上，学生可以身体向前倾，与讲课人象征性地缩短距离，表示亲近，让他知道他所讲的内容叫人喜欢，尽管事实不一定达到如此的程度。再如，知道自己的上司是老乡，主动与他讲家乡话，也是为了“套近乎”。这些策略因为不是建立在已经具备的条件上，所以在建立某种人际关系上，往往能起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又具有很大的冒险性，因为弄不好，亲近会变成冒犯，尊敬可被视为疏远。在跨文化交际中，这些策略就变得更加微妙、更加难以操作了。例如，有些在中国的大学里工作多年的法籍教师抱怨说，中国同事老把他们排挤在外，因为教研室里的老师们总用“vous”来称呼他们，而不

用“tu”。在法语中，“vous”和“tu”是一对第二人称代词，有点像中文的“您”和“你”。“vous”常用于下级对上级或陌生人之间，既表示“尊敬”，又有“疏远”的内涵；“tu”常用于上级对下级或亲人朋友以及熟人之间，既表示“权力”，又有“平等”、“团结”、“友爱”的内涵。当今西方人重平等，所以同事之间一般都用“tu”相称。而中国人重礼仪，尤其对外国人，常用“vous”来称呼他们，表示礼貌，其实没有故意疏远他们的意思。而对于法国人来说，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拉开距离，他们感到中国同事不接纳他们。

以上谈到的是交际者如何利用社交距离来超前地建立一种尚未存在的或双方尚未一致认可的人际关系。反过来，双方一致认可某种关系，但由于客观的原因，双方所处的距离不符合这一关系，那情况又会怎么样呢？例如，本来只有关系亲密的人才能靠得很近，但在公共汽车里，由于拥挤，互不相识的人也挤在一起了。怎么办呢？此时人们会想办法排除这种近距离环境下的亲密性质，如尽量保持不动，收缩与别人接触的身体部位的肌肉，双手贴身垂直，或用一只手去抓扶手，目光投向远方。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向有关的人表明：我们之间是不得已才靠在一起的，我们之间没有丝毫亲密的关系。怎样重新定义某一距离的人际关系，各种文化有其独特的方法。法国人类学家 R. Carroll 比较了法国人和美国人在超级市场排队时的表现。她发现，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人会显得很不耐烦，或两眼朝天，或跺脚叹气，但相互之间缄口不交谈。他们是在用沉默来表明，与身边的人是一种陌生的关系。美国人表现完全不同。素昧平生的人站在一起，很快就会聊起天来，他们可以议论小推车上的商品的质量，交换烹调方法，相互介绍买好东西的地方，还可以拿出家里的照片给人看，彼此说说笑笑。如果排队的人很多，简直有点节日气氛了。美国人是在用谈话来表明双方只是一种萍水相逢的关系。为什么会有如此不

同的表现呢？根据 Carroll 的解释，这源于法国人和美国人空间观的差异和对交谈的社会意义的不同看法。^①对于法国人来说，距离本身并不能代表一种人际关系，如我和另一个人住隔壁，这并不等于我跟他就有某种关系。但我如果接受与某人谈话，这就表明我愿意与某人建立关系，因为我不随便与别人说话的。所以，对于法国人来说，谈话意味着建立关系；谈话可以使双方变成朋友，变成熟人。反过来，谈话的活动本身也就反映了一定的人际关系，从谈话的气氛，别人可以判断谈话者之间的亲密程度。法国人的社交原则也要求熟人朋友在一起要有热烈的交谈。所以，以冷面孔对待陌生人，不与他说话，就等于在对他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想和你建立什么关系”。对于美国人来说，谈话就是谈话，并不能使双方产生什么权利与义务关系。既然不会有约束，那么我跟什么人讲话，在什么地方讲话，也就没有什么所谓了。显示人际关系的，不是交谈活动，而是双方接受的间隔距离。邻居住得近这个事实本身就意味着某种亲近关系，相互可以借东西，有事要互相照应帮助。一般来说，关系越亲密，双方距离就越缩小，只有与关系特别密切（如夫妻、情人、父母、兄弟姐妹、挚友）的人拥抱时，才能靠得很近，使用上面提到的“亲密距离”，而且，这种拥抱往往是在无声中进行的。这样一来，假如客观环境使我与一个陌生人挤在一起，而我又默不出声，对方就会以为我愿意与他建立某种亲密的关系。所以，不得已与陌生人挨得很近时，美国人必须用说话来象征性地拉开距离，明辨关系。说话是为了表明：“我们虽然靠得很近，但我们之间并没有那种亲密的关系”。文化的差别使美国人和法国人之间常常产生误会。美国人指责法国人“什么人都可以碰”，法国人又说美国人“和什么人都可以说话”。在法国地铁里，美国游客与法国人说话，

^① CARROLL. *Evidences invisibl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87, p. 56